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至二十四號

(1930年10月—1930年12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至二十四號

(1930年10月—1930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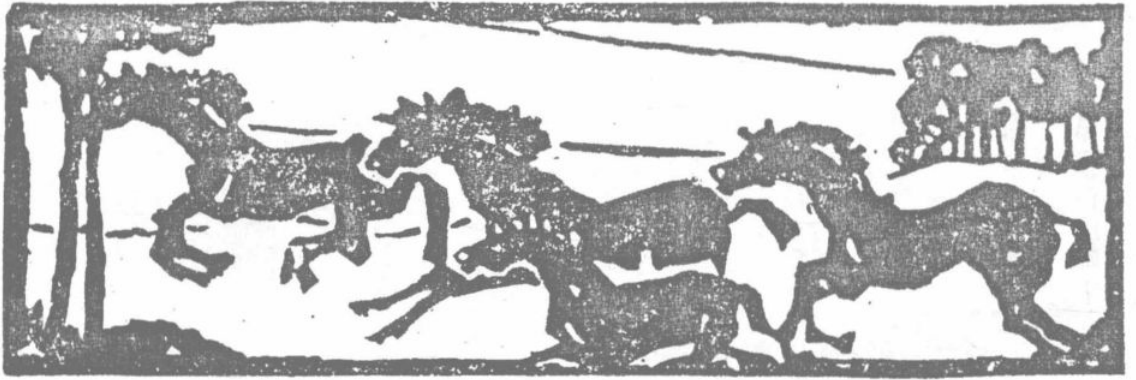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十二號

第七十二卷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號

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 沈寐叟山水……………二幅
最近逝世之代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譚延闓……………一幅
比國前外相第二國際領袖樊迪文之來華……………一幅
第十一屆國際聯盟大會……………一幅
玻璃維亞之革命……………三幅

國際

- 日人在我東北的暴行……………頌華(一)
圓桌會議前英印交涉的形勢……………育幹(三)
日本批准倫敦海約與新國防計劃……………明養(五)
第十一次國際聯盟大會……………幼雄(七)
中國之證券市場……………楊蔭溥(二)

- 美國紅印第安人……………華(三)
意法衝突與歐洲和平(巴黎通訊)……………袁道豐(三)

- 時事漫畫(三幅)……………(四)
薩克森的瑞士游記(柏林通訊)……………朱俠(四)

- 無線電話與天氣……………哲(四)
時事漫畫(三幅)……………(四)

世界論壇

德國的復興..... G. McK. McClellan (英)

美國侵奪世界市場的急進..... E. V. Gent (英)

美國的經濟政策..... A. P. Dennis (英)

社會主義的一個新學派——亨利寶滿(完)(法國詹美斯著)..... 化魯譯(六)

銅鉛鋅實業淺說及西美銅鉛鋅礦廠考察後簡述..... 石充(七)

印度民族運動中的阿福利提人..... 良市(七)

世界大飛船的建造競爭..... 大字(八)

現代的服爾德——朱麗阿..... 梁撫(八)

傳書鴿用途上之大革命..... 澹如(八)

德國的袖珍戰艦..... 微知(八)

勝利品(小說)(續)..... 依克(九)

人類的呼聲(獨幕劇)(法國哥克多著)..... 王了一譯(九)

附錄

關於中英廈門租界交涉之文件..... (一〇)

中英解決庚款問題換文內容大要..... (一一)

■疑問號(?)..... 華(一一)

時事日誌..... (一二)



沈寐叟山水



林洞省藏

沈寐叟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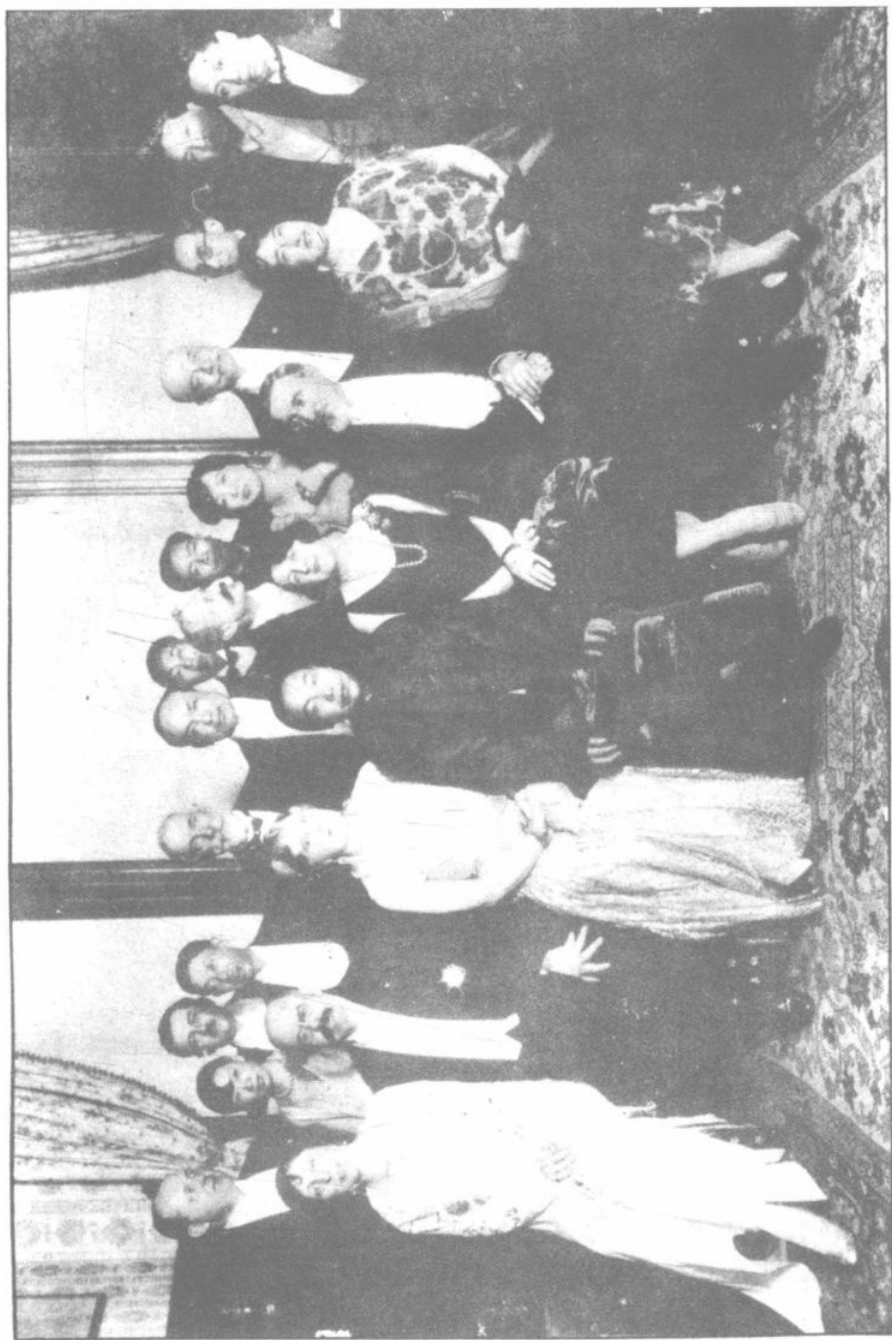


林洞省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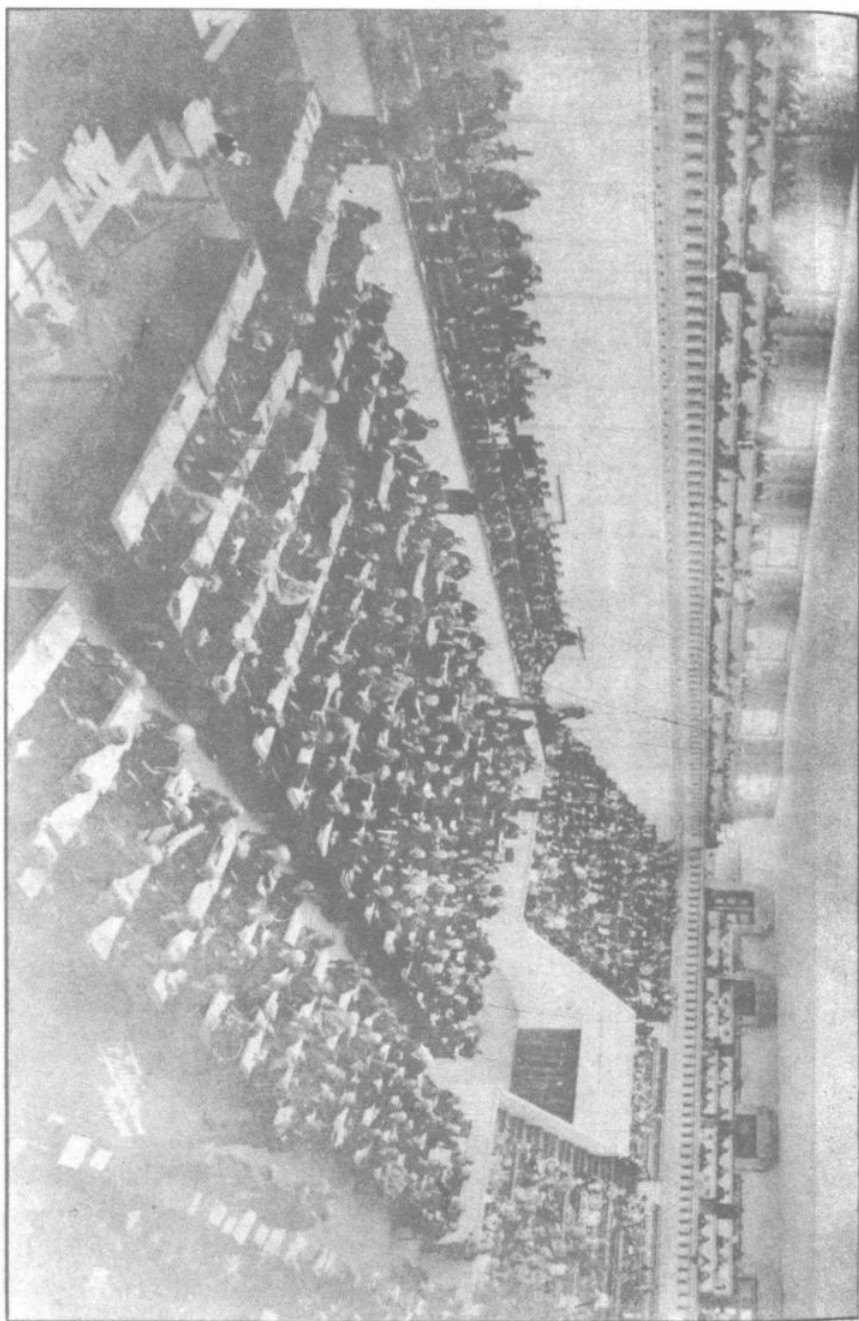
最近逝世之代理民政主席行政院長譚延闓

比國前外相第二國際領袖樊迪文之來華



比國前外相第二國際領袖樊迪文之來華時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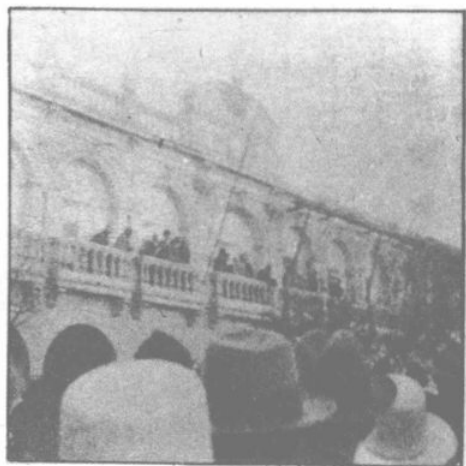
會 大 盟 聯 國 屆 一 十 第



九月十日開國際聯盟第十一屆大會，各國代表之坐位圖。對主席均爲各國代表及其秘書等之席位。兩旁爲外交官及國聯理事人員之傍聽席，樓上三面均記爲新者。左右兩旁通則爲普通傍聽席。×處起爲我國代表，高魯，伍朝誼，蔣作賓。

波里維亞之革命

參加革命運動之軍官學生



首都拉柏資正式宣告投降革命軍



參加革命之學生



日人在我東北的暴行

我們於本誌第二十七卷十五號國際欄內東三省日俄韓僑問題的複雜一文中說過東三省地廣人稀，富源尙多未曾開發，實爲移殖他省過剩人口的絕好地域，可是日俄韓僑紛至沓來，吾國設無妥善的方法對待，不特足以引起中日俄三國國際關係的糾紛，抑且來日大難，恐不免有喧賓奪主之患。并且還說過此次中俄會議，如不幸而停頓則已，否則我們敢信待遇外僑的問題，雙方必將在會議中提出討論。這幾句話想必猶在讀者的記憶中。茲按十月十三日電通社的莫斯科電訊：「十一日再開的中俄交涉，因達伯力議定書問題，一時又陷於停頓狀態。蘇俄方面要求中國承認伯力議定書，確定中東路現狀並切實掃蕩白俄軍。莫德惠氏以中國不能無條件承認該議定書，嚴詞拒絕，豫料前途恐有波瀾」云云。夫如何對付中國境內的白俄，乃是我方對待外僑問題之一，而在俄華僑的待遇應加改良實爲我方對於蘇俄所應交涉的。如

今俄方先發制人，對於白俄問題已提出要求，足見待遇外僑問題確將成爲會議中一個重要問題了。中俄會議的前途怎樣？我們早已於二十七卷第五號國際內發表過一些推測，姑不具論。茲請更端綜合報載日人於最近兩三月來在我東北橫行的消息於後，以見東三省外僑問題的特別複雜和嚴重。要曉得如果我方再無妥善方法對付這問題，確有釀成國際間糾紛的可能！

從事實上講，日人在東北種種非法的橫行，差不多無日無之，更僕難數。茲就兩三月來，日人在東北可怕的行動，分四項敘述，非開除此以外，日人別無其他蠻橫的舉動。

一、日軍在東北境內大演野操 上月（九月）中旬，駐南滿的日軍已舉行過一次聯合行軍大操，由遼東方面作向北進攻之演習。當時沿南滿路一帶居民，每至深夜，便聞砲聲隆隆，驚惶異常。又駐長春的日軍時常實彈操演，我國農民之莊田園圃，因此遭殃者不計其數。地方當局無法制止日軍此種行動，而我小民所蒙之損失遂日益加甚。不寧唯是，

按十月十五日時報所載瀋陽通信，日本駐滿第十六師團長與滿鐵沿線獨立守備司令，又將自本月中旬起至月底舉行攻防大演習。其範圍南起遼陽，北至長春，延長一千餘里，並將瀋陽、鐵嶺、四平街劃為戰關要塞。以師團為一軍，甲軍由遼陽攻瀋陽，乙軍則設法抵抗，攻至長春為止。日人此次演習，範圍特廣，恐吾國人出而反對，故改為秘密行動。又駐海城之日本砲兵第二十二隊，由本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五日止，在縣城附近小河沿、教軍場、大甫屯等要地演習實彈射擊，並在各屯貼出布告，謂在該時期中，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為放砲時間，如鄉民不知趨避，因而負傷，該軍隊不負責任等語。嗚呼！日軍在我東北境內如此橫行無忌，我方若再無法制止，試問尚能成爲一個國家嗎？

二、入蒙考察 又據該日時報的瀋陽通信，日人來我東北考察者，每年不下二萬人，而以青年學子及團體爲多。近則團體減少，個人受彼政府及各機關遣派者增多。彼輩均以游歷爲名，而實則調查風土人情，測繪地圖，甚且聯絡土劣販運違禁物。又日人來東北之游歷者，什九係以東北四省與東蒙各地爲目的。地。凡經其考察之地，日後即有大批韓民移殖。聞近六個月中，日韓人入東蒙者有三百七十餘起，每起一二人或數人不等，入蒙後並未見多數歸還。據蒙人云，來蒙的日人，大都通曉華語與蒙語，有在各旗汗從事畜牧者，亦有散居各地者，其行動頗爲詭秘。俄人在外蒙之勢力已經根深柢固，如今東南蒙又爲日所覬覦而進行其侵略的政策，國人實不可不加以深切的注意啊！

三、日商作惡 按八月下旬的中央日報瀋陽消息，瀋陽城西爲商埠及日本租界地。其地日商櫛比，惟專營正當商業者，寥寥無幾，大率兼營與質業，或兼販鴉片，嗎啡，海格音等毒物。其兼營典質業者，不特典質利息極大，月約十餘分，而且典質品於三個月後，即滿期沒收。故兼營典質業者，每月拍賣及運往他處之物件極夥。其兼營販賣毒物者，每憑藉領判權，毫無忌憚，而我方當局亦無從積極取締。此外，日商之中更有私賣軍火者，此與治安上亦極有妨礙。這種情形，實堪令人髮指，也是國人所不可不急起對付的。

四、延邊日警的暴戾 延吉縣龍井村一帶係我國邊界重地，日人名之曰間島，頗有侵略之意。近年以來日人在彼，蠻橫愈甚。今年七月二十八日，該村駐防陸軍第十三旅第七團一營因偵悉其地不良韓僑聚賭斂財，當派第二連連附張鳳全帶同便衣兵三人前往拘捕，詎意日警橫加干涉，反將張連附毆傷。延邊民衆當時大動公憤，即開民衆大會，一致反對。當場有人嚙指血書，由延吉縣農工商學聯合會分發各處。這是舊事。孰料該地最近又有兩事，均於本月六日發生。其一，當日龍井村有楊姓賣梨者，因韓僑計甚狡竊梨，彼此口角鬭毆。吾國警察方爲排解，忽來日警多名將我警察及楊姓等一併捕去。經交涉釋放後，此事方告一段落。其二，當日該村於夜間十時突有攜帶武裝者十餘人，分南北兩股，向延平路哨區防所進行。經我哨兵制止，彼等反而開槍。我哨兵爲正當防衛起見，遂亦還擊，斃敵二人，傷一人。事後調查，始悉死者均係日警。此事

發生後，日報便作反面的宣傳，日方並於九日早由朝鮮調來日警百餘名游行示威。該縣農工商學聯合會因現今該地適在戒嚴期間，十餘名武裝日警在戒嚴期間黑夜游行，顯屬有意尋釁，而且事後日方並不悔悟，反而藉故增警，深為憤激，故特通電各報，報告兩事經過的真相。現在關於這案，薩陽外交協會亦通電全國，揭明事件的真相，並請全國民衆一致奮起，爭民族生存，謀國際平等。而同時據南京消息，外交部根據張學良氏的呈報，已向重光葵提嚴重抗議。

總之，東三省日俄韓僑的問題，至為複雜。上述情形雖非全豹，但據此以觀，不難想見這十分複雜的問題已經達到了極嚴重的程度了。我們現在所希望的即是國人對於我東北方面日人種種的暴行，固應以民氣為政府的後盾，促當局分別取締交涉。同時對於對待外僑問題尤應加以注意。因為像東三省這樣外僑十分複雜的地方，我們設不從早定一穩妥的方策應付他們，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啊。（頌華）

圓桌會議前英印交涉的形勢

西門報告書發表了，英印關係的惡化，却較以前更加顯著，這本已老早在一般人的預料之中。英政府起初還想堅持強硬的暴烈手段，把印度的革命高潮鎮壓下去；可是後來形勢不佳，乃一面進行和平交涉，請人和開在牢內的印度革命領袖疏通意見；一面却又用拉攏的手腕，指派那些比較可以接近的親英份子為印度代表，請他們參加下月在倫

敦舉行討論印度憲法問題的「圓桌會議」，以便易於操縱。

現在，關於第一項的企圖，英政府要算是完全失敗了。印度自由黨的領袖薩浦魯（Zej Bahadur Sapru）和孟買自治派的領袖迦雅加（Jayaakar）承英政府的意旨，往獄中會晤尼赫魯（Nehrus）和甘地（Gandhi）的結果，我們可於上月五日薩迦兩人共同發表的聲明書中，窺知這次和平交涉失敗的經過。該聲明書的要旨略如下述：

談判的原始，乃起於前任全印大會會長摩狄拉尼赫魯六月二十日對倫敦每日驛報（Daily Herald）訪員斯羅康姆的談話。斯氏當與尼赫魯協訂和平條件，內有英政府倘能贊成印度建立全民政府的要求，且非正式的有讓渡政權於印度的確證，則尼赫魯願將此種條件轉達於其子班迪尼赫魯（Pandit Jawaharlal Nehru）及甘地。後甘地曾發一函交調和人轉致尼赫魯父子，主張倫敦圓桌會議應僅以關於完全自治政府在過渡時所必要的保障之討論為限，但獨立問題不應抹除。尼赫魯父子嗣亦會同答覆，重申拉賀爾國民大會年會通過議案中所載「完全獨立」的要求。雙方意見既已接近，最後諸人在八月中旬遂集議於葉羅達獄（Yerawda Gaol）中。結果甘地以國民會議派（Congress Party）要求的條件託調和人轉達印度總督，乃為其所拒絕。尼赫魯頗覺失望。甘地因亦於九月四日發言結束此項談判，謂：「全印國民會議派不能看出印度政府與國民會議間有妥協的餘地。」

若英國朝野仍認印度沒有與英國分離的權利，且不能作此種主張，則「印度國民會議」惟有繼續爲自由而奮鬥。」

薩浦魯這篇聲明書中並沒有表明這次和平交涉的主動者是英政府，想必全然「爲尊親諱」，怕英政府因交涉失敗而喪失了體面。可是這件事情發生後的不久，英政府爲緩和印度革命運動的緊張空氣起見，却又把全印度國民大會議長尼赫魯釋放出獄，其作僞心勢的狀態，就可以概見一斑了。

不過和平交涉的失敗，却不見得將來的圓桌會議也一定要歸失敗。有人說甘地這派人之所以不願參加圓桌會議，蓋有鑒於印度人民本身之黨派紛歧，恐遭不宜立憲之物議，倒不若索性不參加之爲愈。其實印度尚有其他等人等却都很願參加。至於英政府方面，不管印度國民會議派是否參加，她所宣稱的這個圓桌會議終是要舉行的。她相信甘地派雖堅決的反對參加，可是還有同印度教處於反對地位的回教徒，和一般印度的工商業家，他們的利害關係不同，是可以設法拉攏的；此外還有溫和派的印度自由黨人和自治派英政府所視爲 Indian Moderates，也以爲很有合作的可能。所以甘地和一般國民會議派的領袖儘管拒絕參加圓桌會議，英政府却以爲不足以阻礙事業的進行。關於這點我們只看印度政府所已發表的邀請參加圓桌會議的代表名單便可證實。

據上月中旬路透社電訊所載稱，被邀請的印度代表，對於各族各界各

教各黨，除極端國民會議派外，差不多兼容併包：計代表印度王公者有十六人，皆著名王公及政治家，以照料印度王公諸邦的利益。代表英屬印度者都五十人，係各宗教各地方及抱有各種民族與政治觀念的各階級之代表。其中有回教徒的領袖阿迦汗與阿禮真那赫，他便是發起抵制西門調查團的一人。又有全回自由黨公會的代表，及女子代表二人，一爲留學英國的蘇巴拉揚夫人，一爲全回自由黨沙斐的女沙那華斯夫人。而近來奔走調和的薩浦魯與迦雅加二人，及前駐南非印度高等委員薩斯特里也在邀請之列。在記者草此文時，印度王公代表業已有數人抵英，其餘大批代表已於本月（十月）四日在孟買乘船起程，大約再緩兩天，也都可以抵英，所以就這種種情形看來，英政府殆全以拉攏親英派的走狗們爲其對付印度問題的大政方針了。

那末印度國民會議派人對於這事目前究持何種態度呢？最近印度名著作家塔拉那斯達斯（Taraknath Das）曾有一文述及。他說印度的革命派，現時更爲奮激；又有多人主張用恐怖的手段在各地施行暴動；惟印度國民黨人派別也就複雜：「印度自由黨」（India Liberal）人所代表的右派，也許只要求「自治地位」（Dominion Status）；國民會議派的大多數，——中間派，則多堅持甘地這般人的要求條件；此外尚有左派份子，即國民會議派中的印度共和派（Indian republicans）以及其他激烈份子，則堅決要把印度和大不列顛分離，另外建設「印度聯邦」（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India) 他們反對給英人以任何有關工商業利益的特權，却願以互惠的基礎，給各國以利益均沾的機會。

印度國民黨人的意見，各派既已不一致；而甘地和他們的同志，又多數繫於獄內，這於反英運動的進行，却不免感受絕大困難。不過這事究不足以挫他們的銳氣。他們從前本盛倡「非武力反抗的運動」的，現在倒有一部份人極力作「武力反抗」的預備了。他們改換新方針的由來，當然由於最近幾個月內，英國警察的橫暴，如隨意拘禁印度平民，隨意棒擊和平的遊行，隨意槍殺徒手民衆，更隨意於鄉村間投落炸彈，以表現其殘酷的手段。這種野蠻武力所造成的結果，使印度的抗爭的手段更傾向於倔強方面。背城借一的「武力反抗」思想業已因這次「非武力反抗」的失敗，而繼續滋長於一般印度人的心目中。這是很足以造成英印關係的新局面的。不過以印度現時民衆武力基礎的薄弱，而英帝國主義的手段又非常兇殘狡猾，我們尙不能遽爲新印度的前途抱樂觀咧。（育幹）

日本批准倫敦海約與新國防

計劃

倫敦海軍條約簽定後，英美二國國會各經多次之辯論，業已通過，美總統與英王亦各於七月十二日與三十一日先後簽字批准。惟日本因國內反對黨之非難甚烈，以致遲至十月二日始行批准。從此擾攘多時

之倫敦海軍條約即發生效力，而年來列強積極預備的爭霸戰之爆發也許可以稍緩一時了。

日政府與反對黨對倫敦海約爭持最烈之點是在統帥權與國防缺陷二問題。所謂國防的缺陷問題者，即指依倫敦條約之規定，日本海軍艦噸未達對美七成之要求而言。當日本代表出發之前，日政府抱定艦噸對美七成之原則，但倫敦海會之結果，日本之驅逐艦與輕巡洋艦雖達七成之要求，而大巡洋艦約常英美百分之六二·二，潛水艦保持現有勢力，總噸數未達七成之要求。反對派以爲這種規定有礙日本國防之安全，加藤軍令部長亦聲明不能負現在國防之責，因之就發生所謂國防缺陷問題。日代表之簽字於海約，曾得濱口之回訓准許，但軍令部未曾與以同意，加藤部長認濱口首相不顧軍令部方面之意見而貿然允日代表簽字於有礙日本國防之海約，顯然有侵犯統帥權之嫌，因之就發生所謂統帥權之爭，以致加藤去職而由谷口繼代，掀起極大的政潮，此問題本誌第十二號中已有論述，現僅就海約之審查批准與補充國防缺陷問題論之。

倫敦海約簽字之時，適值日本特別會議開幕之際，政友會在議會中對政府有極激烈的責問。他們的攻擊點是政府放棄七成要求而成立美日妥協案，有危害於日本國防之安全。政友會總裁犬養謂「七成要求爲日本海軍專門家一致之主張，認爲國防之最小限度，乃濱口首相及弊原外相却承認在倫敦成立之妥協案爲妥當，且公言此乃充分之

國防，而軍令部長則聲明不能負現在國防之責，濱口之言可謂昧於事實之至。」其次，他們謂由軍縮所生之餘裕財源政府將用於減稅一事，全係欺人之談。蓋海軍協定於一九三六年期滿，日本於是年後，不得不添造軍艦，而貫徹七成之主張，是軍縮餘下財源乃一時的財源，以一時的財源斷不能行永久的減稅，故日政府所說由於倫敦海約剩下的財源可用以減稅一事，實欲藉此欺騙人民使不反對海約耳。再次的一個攻擊點就是統帥權問題。

但在政府的方面，他們以為依海約之規定，日本雖未獲得七成之要求，但其總噸數已有三六七、〇五〇噸，對美比率為六九·七五，與七成之數相差極微，於國防上當無缺陷之慮。濱口首相亦謂「倫敦海約係暫時而非永久的，至一九三六年即失其效力，在該條約存在之時，余敢斷言國防決無缺陷之慮，單憑片斷的思慮與道聽途說之反對論殊不足取，總之，倫敦條約之兵力量係充分斟酌軍令部之意見而由政府決定者。」其次政府以為軍縮剩下餘款，雖祇能減稅於一時，但在現在日本財政困難之時，這一宗餘款亦未始沒有相當的補助。此外，觀察當時國際情勢日本亦覺有簽字於妥協案的必要。政府的這種持論，尙能言之成理，故得安然通過議會的難關。

但海約的最大難關不在議會而在樞密院，因為必須待樞密院審查通過後方得由日皇批准，而樞密院中有若干委員均極反對倫敦海約也。在海約未提交樞密院諮詢之前，政府曾更換軍令部長以便樞密院對海約有

所質問時，政府的意見得趨於一致。同時復開軍事參議官會議，討論倫敦海約中所規定的兵力量是否使國防發生危險，如有之，則補充之策如何，及對於一九三五年之海軍會議的方針。參議官會議開會多次，此數問題迄未得到解決，後經首相等之奔走疏通，始得一致草成奉答文，其內容大體如左：

倫敦條約之兵力量，雖致國防作戰上發生缺陷，然該約為至一九三五年之短期條約，故可依條約制限外之兵力而樹立補充策，但難期其完全。下次軍縮會議開會時，若不發生特別事情，必須堅持既定之三大原則。

政府方面對於海約之意見既已一致，即於七月二十四日送達樞密院審查。樞密院先開預備審查會五次，八月十一日復組織審查委員會，以伊東為委員長，金子堅太郎，久保田男，山川健次郎，田健治郎，黑田長成，河合操，水町袈茲六，荒川實太郎等為委員。委員會至九月十七日共開會十三次，在會議中間政府與樞密院間有極激烈之爭辯，樞密院方面態度起初極為強硬，要求政府提示奉答文，延宕審查，并擬予政府以「審議不能」之答覆，但至第十二次會議中樞密院態度突形軟化，對倫敦海約僅附以警告而加以可決。樞密院此次態度所以之突然緩和者實因樞密院本為一路詢機關，對於海約並無推翻之能力，如加以「審議不能」之答覆，則反足以喪失樞密院之威嚴，因之在事實上就不能不可決倫敦海約了。審查會審查手續完畢後，即於十月一日開樞密院本會議，日皇親自